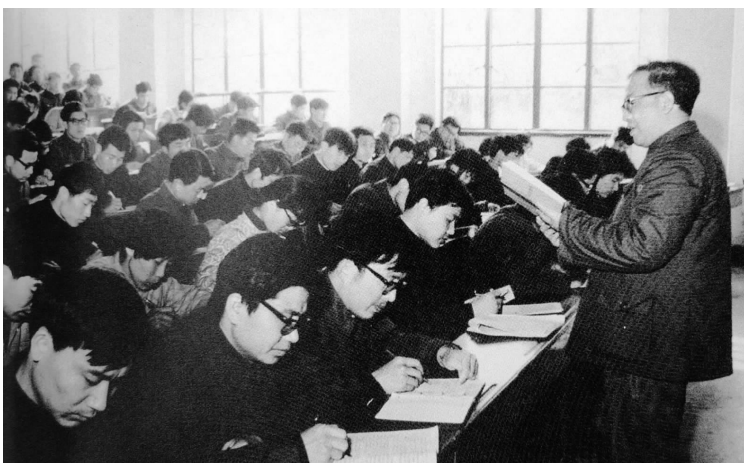


# 为什么是胡福明？他用生平来作答



胡福明和他的文章一起，永载史册



在南大上课

2023年1月2日，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主要作者胡福明与世长辞。

关于这篇文章诞生的前前后后，国内许多媒体都做过报道，读者对此可谓耳熟能详。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胡福明自述传记《我的学术小传》中，他袒露更多的是自己的心路历程。

胡福明1935年生于江苏无锡农家，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，1959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学习，1962年分配到南京大学政治系任教。“艰苦求学20年”“艰难任教20年”，这是胡福明对自己前半生的概括；后半生他服从组织安排，“书生从政”。

经常有人问他：你怎么敢于批判两报一刊所提出的“两个凡是”的？胡福明的回答是：“我只能用我的生平来回答。”

现代快报+记者 陈曦

## “我的文章并没有幕后指挥，使他们很失望”

在真理标准讨论开始以后，胡福明应邀到省内多个单位做了介绍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的报告。在讲解完以后，经常有同志问他：你是怎么知道要批判“两个凡是”的？是谁给你的指示？能不能给我一点内部消息，透露一点秘密？

“我可确实没有内部消息，没有任何领导人的提示，我告诉他们真的没有。我是贫苦农民出身，那时家里最大的官是我二哥，当了副乡长；我认识的最大的官是匡亚明校长，他当时还没有解放，关在牛棚里面。我的文章并没有幕后指挥，使他们很失望。”

更有人问：你怎么有能力写出这篇文章的？你怎么敢于批判两报一刊所提出的“两个凡是”的？

这一切要从他的生平经历说起——

胡福明出生于无锡一户贫苦农家，因为战乱和家境贫寒，几次中断学业。

磕磕绊绊读完了初中，再无钱读高中，他向同村医生借了8元钱去苏州报考苏南工业专科学校，结果名落孙山，欠下了8元债。

父亲一心希望他将来当个小学老师，坚持让他读书。1952年，胡福明不负所望考取了无锡师范春季班。

“读师范不要学费、书费，住宿、伙食一切由国家负担。米饭放开吃，中、晚两餐都有鱼肉，女同学不吃肥肉，我全包了。”

1955年2月，胡福明师范毕业分配到南京江苏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工作。同年夏天，国务院发出通知，号召党、政、群机关的年轻知识分子报考大学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。抱着“要么不读，要读就读最好大学”的信念，胡福明三个志愿全填了北大，结果以第一志愿被北大中文系录取。

9月1日，来接站的校车通过天安门前，胡福明仰望着天安门城楼，凝视着毛主席像，心潮澎湃，“我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，能读北京大学，是全村一百多户第一个。”

胡福明在北大读的是中文系，专业却是新闻。1958年春天，他在《北京日报》农业组实习，几乎天天到北京郊区农村采访。

“我在农村采访，做的一件好事是，发现耕牛冬天的草料储备很不足，于是写了一篇报道，还配发了一篇短评。市委农工部很重视，指示各生产队尽快为耕牛配足过冬草料。我的稿子和短评，被评为优秀作品，插上红旗。由此，我懂得，发现和提出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，推动它解决，也是很有意义的；并不是报道成绩的稿子才是

好稿子。”

北大毕业后，同学都被分配到中央媒体工作，他却被迫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，理由是教育部要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员。研究生毕业后，人大让他留校教书，他自己做主来到南京大学。那时他爱人在无锡，不可能调到北京。

1966年，南大文、史、政治三系搬迁到溧阳分校。三百多名师生拉着10辆板车，带上全部家当，徒步三天来到一片荒芜的新校区，边建校边上课。没通电，胡福明就带着学生去20公里外的镇上拉电线杆，小板车一次最多拉回两根，得十来个人轮流拉车。拉完电线杆，又继续拉砖头、木头，把校舍一点一点盖了起来。然而没多久，“文革”的火也在溧阳山丘里点起来了。因为发言支持校长匡亚明，他被打成“黑帮”，南京和溧阳的校园里都有“打倒胡福明反革命分子”的大字报。

胡福明说他没吃过大苦头，“政治系从未开过批斗会，也从未批斗过我。平时走在马路上，如果遇到单个同学，他们还称我‘胡老师’。”究其原因，他出身贫下中农家庭，根正苗红。但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，“辛辛苦苦读了20年书，由一个贫下中农子弟，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一个黑帮分子，真冤。”

## 要不要写，思想斗争很激烈

“四人帮”粉碎后，举国欢腾，胡福明心中的苦闷一扫而光。

与许多在“文革”中遭受磨难的人一样，胡福明认为，“四人帮”垮台了，束缚这个国家发展的一系列枷锁自然会被打破。

他在南京大学揭批“四人帮”的大会上发言；他在江苏省揭批“四人帮”的第一次万人大会上第一个发言；他在《南京大学学报》上连续发表四篇文章揭批“四人帮”，第一篇就是《评张春桥〈论反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〉》，那时张春桥还没有被审判，社会上流传着“张春桥的文章不能批判”的说法，但胡福明不管这些。

然而，1977年2月7日，“两报一刊”联合发表社论《学好文件抓住纲》，提出了“两个凡是”观点。胡福明感觉不太对头，如果不打破“两个凡是”的思想枷锁，全国人民拨乱反正的期盼就不可能实现。在这个背景下，他开始了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思考。

但是面对“要不要写文章，敢不敢去发表”，出了名敢想敢说的胡福明思想斗争很激烈——“两个凡是”是两报一刊社论提出来的，你能公开叫板两报一刊吗？

“我已经当过一次‘反革命’，吃尽了苦头，那时，我用觉悟低、受蒙蔽、上当受骗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

路线来搪塞，而且‘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’的人多得很，职位也高得很。而这次批判‘两个凡是’，是我自觉地做的。因此，心里很矛盾。”

“现实是，中国正处在两条道路、两种命运斗争的十字路口，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。坚持‘两个凡是’，继续坚持‘文革’的理论路线，我们将坠入苦难的深渊，甚至亡国灭种；批判‘两个凡是’，否定‘文革’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努力批判‘两个凡是’，还是旁观？反复思考了几天，我下决心批判‘两个凡是’。”

“我决定单独撰写批判‘两个凡是’的文章，不跟同志们商量，免得遭受批斗时株连同志们。俗话说：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传统上也有‘文责自负’的规矩。人生难得几回搏！要进地狱，我一个人去。”

## 只要文章能够起它应有的作用，就很高兴了

那段时间，胡福明一边教学、搞科研，一边忙于行政工作，拖到暑假才把文章的主题、结构确定下来。妻子却在此时查出肚内有瘤，胡福明急坏了，放下一切工作，为妻子治病奔走。晚上去医院陪护，他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，仔细查阅马列著作关于真理标准的论述，共找了近20条语录。他有心打一场语录战，“多运用语录是不好的学风，但是政治上保险，也是当时的风气。”

写了改，改了抄，抄了再写，1977年8月30日，经历酷暑，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》一文终于写成。

9月，稿子寄给《光明日报》编辑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。他和王强华相识于一次理论研讨会，两人很多观点不谋而合，王强华当时就向他约稿，说内容不限，时间不限。因此，文章写完后，胡福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寄给他。

稿子投出去，4个月没有回音。直到1978年1月20日，王强华回信寄来一份清样，排的是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》，信上要求对稿件做进一步修改。通过往来信件，胡福明又对稿子做了多次修改，但还是没有发表。

4月下旬，胡福明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哲学研讨会。第二天晚上，王强华就接到光明日报社，见到了总编辑杨西光、理论部主任马沛文、中央党校教授孙长江。杨西光说，文章原本要在哲学副刊发表，看后觉得放在哲学副刊发表可惜了，要作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发表，但是要修改，要加强针对性、战斗性，要写得再严谨，不能让人抓小辫子。如此，又改了几次。哲学讨论会结束后，胡福明住到光明日报招待所继续修改。

文章正式发表之前，杨西光跟他商量，为了加强文章的效果，想以《光明日报》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

发表，不以个人名义发表。胡福明表示一点意见都没有，“只要文章发表，能起更大的作用，我就很高兴了”。

5月10日，这篇经过多人参与、数易其稿的文章，以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为题，先在中央党校刊物《理论动态》发表，次日刊登在《光明日报》头版，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，12日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全文转载，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展开。

这个时候，离胡福明最初酝酿稿子已经过去了一年多。

这一年多的辗转难眠、矛盾担忧终于随着稿子的付印，融进了推动时代前行的洪流。

据《我的学术小传》，首发文章的第60期《理论动态》有两个版本，第一个版本后面注明：“《光明日报》供稿，作者胡福明，本刊作了些修改。”后一个版本则没有“作者胡福明”。这两个版本都存在着，分布于全国各地。《光明日报》所有大样上面的署名都是胡福明，最后发表的时候是“本报特约评论员”。

回顾创作过程，胡福明强调，这篇文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，“中央党校同志和《光明日报》同志的修改，都提高了文章的水平，增强了战斗力。”

## “我以为我跟上了时代，没有扯时代的后腿”

1982年11月，胡福明由南大哲学系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，1984年底被选为省委常委。宣传部副部长成为常委是很少见的。

胡福明到省里工作的时候，应该说是新时期的起始阶段，改革开放的步子刚刚迈出，解放思想还远远没有到位。

“当时有项任务称作‘清除精神污染’。我的理解是，清除思想上、精神上的污染物，或者说清除污染精神的错误思想。”胡福明不主张扩大化，“有些学校把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女孩子烫发、穿小裤管裤子、高跟鞋、花裙子，男孩子穿花衬衫等说成奇装异服，作为清除精神污染的对象加以指责。幸亏发现得早，及时纠正了。”

“更复杂的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如何处理？这时代农村中已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农民发展多种经营，城市也出现个体商贩，城乡都出现了雇工现象。我记得，当时理论界争论很多，一个突出问题是，雇佣几个工人是剥削？”

1986年之后，胡福明先后担任过江苏省委党校校长、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、江苏省社科院院长、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，2000年正式退休。回顾人生，他自认为没有扯时代的后腿，还是比较自觉地跟着这个时代走。

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，胡福明是中央表彰的百位改革先锋人物之一。江苏省社科联组织编写《江苏社科名家文库》，首期十位名家，胡福明是其中之一。出版方江苏人民出版社认为，“胡福明卷”中由他本人亲自撰写的“学术小传”部分非常有价值，决定拿出来单独出版。为了充实内容，出版社组织了多次采访。回想那篇“捅破天”的文章，胡福明总结催生它的关键词有两个——“独立思考、实事求是”。《我的学术小传》封面上，包含这两个词的一句话和他照片放在一起，言近旨远。

胡福明去世后，知识界深切缅怀这位思想者，认为还有两个词是他这一生必不可少的注脚——“勇敢和真诚”。

（文中引述内容选自《我的学术小传》，出版社供图）

